

相州北三十五里梨园镇，有西门豹祠堂。《史记》载，西门豹尝为邺令，叙河伯娶妇事甚详。豹发民引漳河水，凿十二渠，引河水灌民田。当时民治渠，老少皆烦苦之。豹曰：“民可与乐成，不可与虑始。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，然百岁后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。”其后民果得其利，家以富足。至汉时，邺之长吏以十二渠桥相比近，径绝驰道，欲合三渠为一桥。邺民父老皆不从，曰：“此西门君所为，不可更也。”长吏终不能易。故西门豹祠至今祭祀不绝。

怀、相二州境上有朝歌城。《传》曰：“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；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。”此地也。

北京、真定府西至获鹿县七十里，又九十里至井陘县，县东近十里井陘口，有淮阴侯庙。韩信尝置背水阵于井陘口。按《信传》：信遣人间探陈余不用广武君策，乃敢进兵，走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。此其地也。韩魏公题诗云：“破赵降燕汉业成，兔亡良犬曰图烹。家僮上变安知实，史笔加诬贵有名。功盖一时诚不泯，恨埋千古欲谁明。荒祠尚枕陘间道，涧水空传哽咽声。”

真定府南三十里，道旁有赵王庙。破屋数间，仅庇风雨。读其碑，非赵王歇，乃成安君陈余庙。《韩信传》云：“斩成安君于泚水上。”今泚水在其北，伐赵由井陘路入。仆尝过井陘县，今天威军是也。李左事所谓“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”，真控扼之地。使陈余纳广武君言，信安能越井陘破赵哉？岂历数归汉，人谋不能支耶？

涿州西南二十里，有蜀先主庙，以关羽、张飞配。乡老言祖父相传，先主故居也。庙左右大木环绕。云：“先主为儿童时，尝戏于木下。”所说与《蜀志》所载略相合。

李邕以文章气节闻天下，字画尤工。李峤、张廷荐邕文高气直。尝为北海太守，天下名为北海。李林甫素所不喜，遣罗希奭杀之。杜甫作《八哀诗》云：“忆昔李公存，词源有根柢。”又云：“干谒走其门，碑碣照四裔。”今邕碑见于世者尚多。燕山府良乡县有邕所书《云麾将军李公神道碑》，笔势豪放，尤可爱重。金人不学书，不知碑之存亡，可惜也。

唐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造语奇特，首云“茂陵刘郎秋风客”，指汉武帝言也。今长安西有茂陵，古冢巍然，乃汉武帝陵墓。又云“魏官牵车指千里”，此言魏武帝遣人迁金铜仙人于邺也。又云“官将汉月出宫门，忆君清泪如铅水”，此语尤警拔。非拨去笔墨畦径，安能及此。世传金铜仙人被迁，目有泪下。事虽不经，亦可骇矣。今邺城荒废，居民才数十家，昔时宫殿化为荆棘

，所见者千仞之西山耳。所谓金铜仙人安在哉？

古云“马出冀北”，故韩退之《送温造序》云：“伯乐一过冀北之野，马群遂空。”今河北冀州不产良马，此所谓冀北者，疑今秦州是也。按《隗嚣传》，汉光武遣吴汉、耿弇攻嚣，嚣将妻子奔西城（今秦州上邽县）。及嚣将陈元等决围死战，汉军退。陈元遂入城，迎嚣归冀。今秦州接连熙河州及清唐羌界，乃自古产良马之地。宋朝以茶易马，于秦州置提举茶马司，凡中国战马，皆自此路得之，岂其地耶？仆虽尝以职事到秦州，然未详。所以君子于不知盖阙之，以俟博古者考焉。

大名府留宫门街东，有何公德政碑，乃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碑也。柳公权撰并书。公权书画，冠绝当代。文宗尝叹美其书曰：“钟、王无以尚也。”当是时，大臣家碑志非其笔，人以子孙为不孝。此碑字大，而尤为端谨严重。魏人爱之，碑楼极宏壮，故岁久而字不讹缺。按《唐史》，进滔治魏十余年，民安之。后累迁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宣和年间，内侍谭正奉使河朔，遂磨灭此碑。邦人愤恨，可惜也。

杜牧《罪言》以谓山东之地，王者不得不为王，霸者不得不为霸；猾贼得之，足以致天下不安。其确论乎！所谓山东者，盖指太行山言之，今河北路州军，皆山东之地也。故牧曰：禹画九土曰冀州，程其水土与河南等。其人沉鸷多材力，重许可，能辛苦，敦五种，习兵矢。又产健马，下者曰驰二百里。所以兵常足以当天下。唐自安史之乱，尽失河北地。至穆宗时，两河底定，朝廷悉收三镇。而刘总又以幽冀七州献于朝，且惧部将为乱，乃先籍豪锐不检者送京师，而朱克融在籍中。于时宰相崔植、杜元颖不知兵，谓藩镇且平，不复料天下安危。克融等羁旅寒蹶，愿得官自效，曰诉于前，皆抑而不与。及遣张宏靖为卢龙节度使，纵克融等还，俄幽州乱，推克融为留后，纵兵南掠。自是复失河朔，终唐之世不复得河北矣。皇甫湜有言：昔者神尧以一旅取天下，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。盖痛愤之辞也。

忠献韩王赵普，保州人，相太祖太宗开基创业，谟谋行事，具载国史。公于真定府居，今真定府大会院，乃其故宅。府城有庙，邦人奉之甚谨。真定府乃常山郡，唐成德军节度使治所。王熔承祖父百年之业，士马强而蓄积厚，为唐世藩臣。熔承袭，年虽少，藉其家世以取重。方唐末，诸镇相敝于战斗，而赵独安乐。王氏无事，饰亭宇，事嬉游，今真定府使廨，雄盛冠于河北一路。府城周围三十里，居民繁庶，佛宫禅刹，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。世云“塞北江南”。府治后有潭园，围九里，古木参天，台沼相望。蔡京知府曰，拆王武俊德政碑楼于园为广厦，今熙春阁是也。熔乃武俊之孙。

东岳庙在兖州奉符县，封天齐仁圣帝；西岳在华州华阴县，封金天顺圣帝

；南岳在潭州衡山县，封司天昭圣帝，中岳在西京登封县，封中天崇圣帝。唯北岳在大茂山，山大半陷敌境，移庙于中山府曲阳县，县在中山府北七十里，封安天元圣帝。殿前有一亭，沈括《笔谈》载：亭中有李克用题名，云“克用亲领步骑五十万问罪幽陵”，乃出兵讨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时留题也。

李师中字诚之，少擢进士第，兼资文武，有经济才。仕至天章阁待制，尝为秦凤路经略使，高阳关路安抚使，兼知河间府。治边有威名，邦人畏爱，至今钦颂。元丰年间，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。会有灾异，神庙诏求直言。师中上书，其大概云：皇天改容，比屋咸庆。当此之际，不言谓何。天生愚臣，盖谓圣世，文武之道识其大者。是时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辙方以言王安石新法不便于民被谴。师中因言，愿诏司马光、轼、辙赴阙条问急政。神考批出云：李师中朋邪罔上，愚弄朕躬，摭其奸诬，所宜不赦。遂落职窜逐。后岁余神考感悟，乃令分司南京，郢州居住。其谢表云：“伏念臣抗疏仁朝，皂囊犹在；受知先帝，训诰具存。爱持此心，以事陛下。以忧国为心，故有二三之论；以爱君为志，故无喜愠之私。进微卓尔之能，退守浩然之正。易衰之柳，既已分于先颠；后拔之葵，终不移于所向。伏遇皇帝陛下，还臣旧物，分务别都，便臣家私，许在汶上，有田园衣食之计，更欲何求？虽天地父母之恩，不过如此。”又曰：“臣谨当刻骨铭肌，研精潭思。颂一时之盛事，庶几清庙之声诗；告三代之成功，敢后泰山之父老？”一时士大夫读其文者，莫不嘉叹而怜之。师中汶上人，苏轼尤尊礼之。轼《与交游书》云“李六丈”者，谓诚之也。

李师中文章外，诗什尤高。嘉祐间，唐介子方以言切直忤仁庙被责，诚之以诗送行云：“孤忠自许众不与，独立敢言人所难。去国一身轻似叶，高名千古重于山。并游英俊颜何厚，未死奸谀骨已寒。天为吾皇宗社计，肯教夫子不生还。”此诗士大夫莫不传诵。在高阳关有诗云：“鉴中双鬓已蹉跎，无计重挥却日戈。已是园林春欲暮，那堪风雨夜来多。诗成白也知无敌，花落虞兮可奈何。”〔下缺〕

贾昌朝除武胜军节度使，判大名府。妖人王则谋举大名及河南北，使其党投檄于大名。昌朝疑其为奸，考问具服。则以事急，遂据贝州反。昌朝遣兵进讨，而朝廷已发兵讨贼平之。移昌朝山南东道，加检校太师。阳偕言：“贼发昌朝所部，至遣大臣乃能平，有罪。不合赏。”朝廷不从偕言。嘉祐元年，以枢密使召，罢侍中，而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。三年，谏官御史言昌朝别为客位以待宦官，乃出知许州，改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，判尚书都省。薨年六十八岁，谥曰“文元”。

赵师旦单州人，顷知康州。依智高叛，既破曹州列城，长吏望风弃城遁，惟师旦聚兵三百人，与贼血战。康州无城壁，贼入城，师旦坐厅事，智高麾

兵而入，欲胁师旦降，师旦骂贼，被害。贼平，朝廷恩数甚厚。

后唐庄宗之末，赵德钧镇幽州，于盐沟置良乡县，又于幽州东五十里筑城，皆戍以兵。及破赫邈等，又于其东置三河县。由是幽蓟之人，始得耕牧，而口饷可通。至晋石敬瑭即位，割幽州、涿、蓟、檀、顺、瀛、莫、蔚、朔、云、应、新、妫、儒、武、寰一十六州，以入于契丹。至本朝太宗皇帝时，易州又陷于契丹。环地千余里，沦于绝漠，不复为王民，可胜叹哉！

北京隆兴寺佛殿，两楹檐下有魏宫弹棋局，魏文帝时款识存焉。王钦臣赋诗云：“邺城台尉付尘埃，玉局依然独未灰。妙手一弹那复得，宝奁当曰为谁开。飘零久已抛红子，埋没惟斯近紫苔。此艺不传真可惜，摩挲聊记再看来。”此局因沈积中为朔漕，进入禁中，不复见矣。弹棋一艺，今亦不传于世。钦臣字仲至，仕至吏部侍郎，博学善属文，尤工于诗。

卫州共城县北门外三里，群山耸秀，壁立千仞，山下众泉涌出于地。泉底皆碎石，清澈可鉴须发，浸灌十余里，汇为御河。元祐年间，黄河行河北东路，自大名府东流入水静军，由沧州至独流寨入海。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。由恩州流塘泊，以通漕运。绍圣以来，大河行河北西路，御河水灌大河，漕运遂不通。自中原陷没，堤防圯坏，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广济军、济州，注梁山泊，至南清河趋入海，今南河故地变为桑田。诗云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”，可叹也。

祁州城坚池深，与安肃、广信军犬牙相制，以捍北戎。北城之巅有清风楼。元丰年间，先公为本州司理，是时河北大儒李洪巨川有诗题清风楼。先公属和云：“祁阳要郡冠边州，池垒深高北控幽。欹岸绿杨浮水面，衔山红日照檐头。立功慷慨思投笔，鬻己卑污耻饭牛。独使燕然铭汉德，百年忠愤遣人愁。”时韩子华绛帅中山路，见诗喜之，遂刻荐。